

春花娉婷

郭之雨

去看花。
青青的草,在死亡的地方绿了;鲜艳的花,在凋零的地方开了。
春日多迷途,只一眼,就掉进春花布下的陷阱里。
对于花株来说,开花是一件大事,只有花开了,花才是花。正是春日,到处是花,流水赶着春光,花影重重,热热烈烈,一树树脂颜色,每一朵都倾其一生。
村南,大片大片云霞,落户桃枝上,阳光带电,在花瓣上流动,灼烧的满山遍野,姹紫嫣红,摇一摇,便有情缘落下来。这是被摒斥在村外的桃园。
老家有种说法,前不栽桑,后不栽柳,院里不栽“刽子手”,“刽子手”指的就是桃花。据说,这是一种有着风水意义的花

朵。风吹起,粉色撞击粉色,会催生出许多骚动,不安,最终导致桃花泛滥,届时形成桃花劫。很难想象,如果没有桃花,春天的美丽会不会流失很多。
春天生产花,也生产故事。那么多草木,不分贵贱地绿。东风点一下三月脉搏,梨花也开了,梨花盛开时节,堆白迷雾,明丽幽美。那些粉的桃,白的梨,唇红齿白,沿着小径,一路兜售爱情,互为毗邻,又互为情敌。
其实,梨花的存在感并不强,除了“梨花带雨”一词,似乎出场率很低,别说和兰、梅、莲媲美,就是与桃、李、杏花相比较逊色,但它以自己的方式存活,惊艳。
樱花,一树一树,气定神闲地开。早开的,花瓣已经离了,花梗依依,举着细细的蕊,翘首期盼的样子,如此坚持,或许,能结出一粒两粒极小的涩果,向秋天献礼。也见三朵四朵,爱安静,迟开的,避了闹的

樱花,独自芬芳。也有的,看似满枝覆雪,被如织的游人轻触,便纷纷飘了,如蝶,翩翩于树下草丛,粉花依绿草,情有独钟。接下去,樱花树的新叶稠起来,慢慢向夏天走近。
风,摇动万花筒,倒出一茬一茬的妩媚,香,倾城而出。小树林,生密密青草,开疏疏野花,花开得绚丽,灵气和精气、野气,但她们不确定开什么颜色,才能不辜负,爱情茂盛的样子。
春日天空的蓝,能拧出水来。这一刻多美好,仿佛人间没有离苦,一转身,看到一大片合欢、二月兰、金盏菊、洋地黄……那么多盛开着,与我站在一起。
婆婆纳,总是先在春天抵达,哪个角落,甚至墙角,瓦砾间,冷不丁,就拎出几朵光亮。蒲公英随处可见,纤纤弱,织绿绣黄,朵朵碎黄花,一枚一枚,似满天繁星,又多,又灵动。

马兰也不多了。没人刻意去种,埋一棵活下来,年年出。赶上花季,叶秀如兰,梦幻的蓝色,形如鸢尾,优雅中透出纯朴,摇摇晃晃,裸绿间浮着。和马兰碰面,如往事,如故人,彼此微笑。
紫色地丁从鲜草中,冒出干净的笑脸,美得不顾不顾,紫云缭绕,轻歌曼舞,温柔静谧。那么多绿荫做得词,躲在叶子背后发芽,蝴蝶,蜜蜂,带着日渐饱满的情欲,穿行其中。紫色地丁很耐活,田间,坡地,沟垄,渠畔,林边,灌木丛,多能见到它红颜薄幸之事。
和紫色地丁相近的有一种花,叫董菜花,两种气息相似的美,看谁都像谁。董菜花分紫、白、黄三色,故名三色董。能分清它们的,农民伯伯最智慧,他们从实践经验中获取,紫色地丁叶长,董菜花叶短,又因董菜花叶三角形,像耕地的犁铧,民间便称之为“犁头菜”,再者,董菜花期早,花衰了,紫色地丁才盛开,但它们像双胞胎弟兄,一前一后携手共赴春天,不动声色地依偎着,爱着。
迎春、玉兰、连翘、紫荆、梔子、山茶、郁金香、垂丝海棠等花,从院落开到旷野,从旷野开到远方,花瓣一遍遍被阳光涂抹,你朱我粉他黄,一泻千里。百花聚众,相约春天,让所有的爱和遇见,初见惊艳,再见依然。

难忘当年摆摊

洪涛

我上初中时被迫辍学,上班后特别喜欢看书,只要看到新华书店来了新书,都要咬牙买上几本。尽管母亲那时对我买书很不满意,我还是坚持用攒下的零花钱买书。母亲看到我买书大手大脚地花钱,她就来气儿,总是不满地说:“买那么多书放在家里做什么?吃不得喝不得,用这钱为家里买点油盐该多好多。”我家兄妹多,加上父母都在一个企业上班,企业不景气,全家日子过得清苦。好在父亲比较开通,总说:“老二喜欢看书是好事,随他吧。”
那时,我家房子小,我只能挤在小阁楼上小隔间里,除了一张单人床外,唯一的资产就是书了。
1996年企业改制,厂里动员我们自谋出路。我想如果利用自己唯一的资产去摆书摊,或许能解决生存问题。朋友们都很支持我的想法,并把自己手里的闲书拿出来“支援”我。于是,我央求父亲找木匠制作了一辆摆书的小推车。那天,我一大早就把书摊“推”了出去。可是,看书的人不多,大约是这些书他们都看过了。的确,我的书多是“大路货”。到了下午,才挣了不到1元钱。我有些心灰意冷,就收摊回家了。
第一天摆书摊没挣到钱,父母并没有责怪我,反而笑着安慰我。母亲说:“没想到你平时攒的书关键时候还能起作用,你要坚持摆下去的话家里就不愁油盐钱了。”母亲的话让我听着很舒服。

后来,在朋友们的建议下,我将书摊的位置摆在了小县城里最繁华的地段:北门十字路口。这里不仅人较多,而且紧靠县城中学。果然,那天中午放学,很多中学生便围了过来,抢着租书看,一下子就租出去十几本书。从那以后,我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起来,除了中学的老师和学生租书外,也有很多在机关事业单位上班的工作人员来租书。那年月,租书很便宜,除了缴纳与书价对等的押金外,租金每天2毛钱,如果每天都能租出去10本书,就能挣2元钱,生意好的话比在企业上班的工资还高。
后来我一个姐夫在邮政局工作的朋友,从内部弄过来好多过期杂志叫我折价代卖,很多都是当时流行的文学刊物,比如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等,很多中学老师都喜欢看,由于折价卖得便宜,卖出去好多本。我向他打听过期杂志的行情,他也不隐瞒,还告诉了我批发过期杂志的地方。于是,我先去他家里拿了一些过期杂志,又去新华书店购进了一些当时比较流行的书籍出租。就这样,我一边租书一边卖书,将租不出去的书再折价卖,又将新买来的书分类标上不同的出租价,时间久了,便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,生意见好。
摆书摊除了能解决当时的生存之困外,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有更充足的时间看书。生意闲的时候,我便在书摊上看自己想看的书。那时候除了读名著外,比较流行的文学刊物我几乎每期必读,还坚持做读书笔记,日积月累。我竟然在摆书摊时写了好几大本读书笔记,这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帮助。
摆书摊虽然很辛苦,但我却乐在其中。后来我离开小县城到北京谋生,凭一支秃笔在北京坚持着生存了下来。我想,如果没有当年在家乡“练书摊”的经历,就不会有今天的我。

镇海桥

阮文生

青石板里
有着充足的调门
两个牌坊谁是谁非
疑问肯定发生

狠狠地谴责自己吧
就从手机开始
那么多陌生的面孔
放进多少阳光也不透明

镇海桥上重逢了约定
你的样子在我心中清晰
一些问候有些缺席
页码在孔洞内卷
江水里还躺着天空

柔性归拢路程
就像霞光温热了羽翅
迟到或早到
都在映着蓝天白云

向上的力量

季川

我对盆景的喜好是属于叶公好龙型的,经常看妻子在阳台摆弄文竹、吊兰、含羞草、仙人球什么的,青枝绿叶甚是好看,可这些花草需要浇水、施肥呵护,我觉得要花费好多时间,所以懒得参与其中。
去年丈人家拆迁,他从老房子里给我搬来一个盆景,就是矮壮虬枝的那种,我起初不愿意,说咱家的阳台满了,没地方放了。丈人说他这个盆景不娇贵,随便找个角落就行。我说浇水施肥呢?丈人说随便啊,想起来就弄,想不起就算,只要它活着就好。丈人临走时说这个盆景跟了他好几年了。
我明白他话的分量,就跟妻子商量着搁在哪里好。无奈家里地盘实在太小,转了半天,竟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。最后还是妻聪明,说搁在我的写字台上,既不占空间又能陶冶我的情操。
正是四五月的当儿,盆景里两三株枝干上的叶儿长得正茂盛,青青绿绿的。开始我在妻的怂恿下还给它浇点水,有时候还给它增点松土。盆景似乎很懂人意,开的更加青翠欲滴了。那些日子,我的灵感确实不少,每当夜深困了,抬头与它相视,马上又来了提笔的精神。

一晃秋天到了,盆景里的叶子也渐渐枯了,我照样给他浇水、修剪。可秋意越深它的叶子凋谢的就越快。临冬的时候,叶子已经全部凋落,枝干也枯萎的不成样子。我对妻说可能是我们没有服侍好它,它的大限已经到了,妻说我们已经尽力了。
有好几晚,我拧亮台灯,一下子就能看见它苍老干瘪的形象。我下笔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阻止我的灵感,肯定是这个盆景了,我暗自揣测。隔了几天我让妻把它移走,妻只好把它丢在阳台角落的一个杂物堆上。
三月又至,丈人来看我们,中午酒过三巡,无意中提到了盆景的事情,我连忙自责,说因为自己不会侍弄,盆景没有活成。丈人有点疑惑,说那盆景的生命力很强的,没准还没有死。妻从杂物堆上把盆景搬出来,上面都有蜘蛛网了,盆景根部的土又干又硬。我说不好意思,盆景死了。丈人蹲下身子,左看右看,突然,他指着靠近根部的一根枯枝,说这不是绿芽儿吗?我凑前一看,枝丫的一处“骨关节”上正冒出嫩嫩的豆大的绿意。
那晚我失眠了,这怎么可能呢?明明在秋天都凋谢了,还经过了漫长的干冷的冬季,怎么会起死复生呢?莫非它早就在自己的内心存放了一股向上的力量,这力量超越了一切残酷恶劣的环境,甚至超越了它自己。即使有一线的希望,它也充满着生长的激情。
我敬佩这盆景。是啊,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,只要有向上的力量,还有什么不能战胜呢?



《天中瑞景》

钱维城 [清]

清代画家钱维城(1720~1772),初名辛来,字宗磐,一字幼安,号勿庵、茶山,晚号稼轩,江苏武进人。钱维城自幼甚喜绘画,初从族祖母陈书学习画写意折枝花果,后经董邦达指导,学画山水。所画山水,山势逶迤,流泉泻泻,烟霭飘浮,水光荡漾。构图井然,意境清幽。山石多用皴笔。《桐阴论画》说他的山水画“笔意亦临摹仿麓台,邱壑幽深,树石灵秀,颇臻妙境。”
此外,钱维城亦擅长书法,工整精细,“宗磬工书,书法东坡。”落笔苍润,秀骨天成。
供图·配文 络因

守静观海

欧阳

北京的迎春花正跟随光照惠顾的时序,次第开放。而人,虽然没有冬眠绝技,却仿佛冬眠醒来般,又一次睁大眼睛、驱动鼻孔,放任地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花草业务。
在纬度更低的地方,喜欢写字的文人墨客,已经一如既往地“寻花问柳”,然后,再一次提笔开启了陈词滥调之旅。而最近这些年来,几乎不再有专业、业余界限分野的摄影家们,也是广角、微距轮番上阵,手机客更是视频、图片无序地捆绑堆砌一气,争抢着塞进网络……
春花三月,我想应该指的是北方,只是不知道是以长江为界,还是依黄淮、秦岭划道。
其中的一个原因,是俺个人的主观经验。在我生长的故乡,也就是金沙江(长江)以北的安宁河谷地,正月里各种鲜花,比如金盏菊、玉兰花、刺桐,还有郁金香、攀枝花等,已然无视时间制约,任性绽放

鲜花一样的态度

盛开。
另一个依据,花不知人事,任由人为折腾,如今在时间季节的循环中,似有日渐提前的势头,在地域上也是渐行渐北,人为之?还是自然之相?
一般而言,人们对鲜花的执迷,多有色彩上的刺激,比如在南方的冬日,一束鲜花的存在,无疑会添加更多的生活色泽,而在北方,一个冬天的肃杀之后,草绿花开,更是生命复苏之兆,是又一年生物勃发的开始。
坦率而言,人们何以钟情花草,本人没有研学过,加上每个人的心事,外人很难知晓,就算他人含泪倾情相诉,听者未必可以推测出真相。
说起来,花草,植物传宗接代之物也,人们在染色多彩生活的心境里,固然不会牵扯到情色意味,但在理性难以知晓的心灵深处,有没有“重新诞生”的暗示呢?
我觉得还是可以有的。人们托寄于年轮链条上循环往复的花期,在花枝招展留影花丛的表现记忆之后,会不会给自己一个再一次重新开始的时间呢?就像在每一个“重来”

的春季,人们多少会让自己再较劲一次,暗暗在心中刻写下或者是新的,或者是拷贝自先前的自我洗礼,就像鲜花那样,再来一次脱胎换骨的生命之旅。
我是真希望有,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过。如今虽然年近六旬,对新年的花开叶绿已然完全淡漠,但骨子里,仍旧保有自我变化,甚至是换装质变的期许……
每年看见鲜花又放,在无奈身体衰老的同时,我不会感慨时光的无情,而且继续暗琢琢磨着时间序列上反反复复的老问题:在未来的时间河流里,俺的精神,俺的观念,俺对世界的认识,是否还可以前行?这种执念屡屡在花季前来叩问我心灵之门。
的确,我是“花本无情”的拥趸,但也是鲜花的倾慕者——
季节循环往复,我希望在一去不返的自然不得不任之逝去,但在明天,在经历又一次花季的时光中,能有鲜花一样的态度:无论有没有靓丽的色彩,在看似每一次都是“复制拷贝”的图影中,绽放的却是全新的自己。

月光恋我同路行

胡美云

夜色洒开,习习晚风,满地的月色。坐在电动车后的小侄儿,在身后忽然大声呼着:大姑大姑,你看,月亮它跟着我们走呢!
童稚的惊呼声里,旧时光如笛箫,瞬间满心吹彻。
那时候,小女也是这般稚嫩,她也曾这样坐在车后,一开始时也是这般惊奇:妈妈妈妈呀,你看,月亮它一直跟着我们走呢,怎么会这样呢?那个在孩子的成长欣喜着恍惚了神的妈妈说:那是因为月亮担心我们怕黑,它是送我们回家呢。谁让你这么可爱呀!
从此以后,再听到的声音除了惊奇便多了许多的小得意:妈妈妈妈,你看,月亮它又跟在我们身后呢。
月亮沉默不语,清浅如水的月光里依稀有笑声一片。
仿佛望见童稚里的自己,在母亲的旧院子里,那张陈年的竹榻上,母亲轻摇的扇子晃醒一地铺陈而下的月色,点点萤火与稀落的星子唱和。歌谣是新的,母亲还是年轻的:月亮走我也走呀,月亮送我到村口……那浸染在歌声里的月亮,一点一点,便染满了梦的颜色。
歌声里的月亮走得缓慢而匆忙。
依稀望见狭长的时光巷子里,在白晃晃的月光铺满青瓦房,铺满房前的草垛,铺满屋后周边弯弯曲曲坚实的泥土路时,三五成群小小少年的我们,牵着衣角,披着月光从狭窄的乡间小道穿行而过。那些欢快的笑声,热闹了多少个乡村的静夜。那时的月亮是有笑意的,还有了些小调皮,忽隐忽现在一大朵一大朵轻轻的云背后,笑着笑着,一张圆脸就笑成了一道弯眉。
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”,儿时的月亮下,每一张仰起的小小脑袋里,都住着一位天生的诗人吧?
有次和小女散步夜行,明亮的路灯将夜照得宛如白昼。小女不知一时想到了什么,竟在灯下与影子共舞起来。她跳得兴起,我却于灯光恍惚间,看见一轮明月悠然于天边,看见沐着漫漫月光长河那头的自己。在初夏的旧院里,蛙叫虫鸣,夜早早将月亮从近处的浅塘打捞而起,挂上了天空。月色柔和一片,婆娑着树的影子,梔子花香游离在每一条垂连天地的月光细丝里。月亮下,那个一样小小起舞的人,一样热热闹闹笑着的声……
恍神间到了家门口,下了车的小侄儿依然不忘回头望月:哈哈,大姑。月亮它果然跟着我们一起回家啦。孩子的欢乐如月光般洒满一地。
原来,儿时的月亮从未走远,儿时的自己一直就在身边。



《静物》托马斯·西尔[美]

玛咖 供图